

保祿的智慧基督論

智慧基督論初探補遺

張春申¹

本文作者繼《耶穌智慧導師—智慧基督論初探》出版後，續以保祿「十字架智慧論」作為新約智慧基督論的補遺。保祿的智慧論，不同於希臘文化的智慧，而是建基於天主救恩計畫的啓示，亦即永遠的智慧降生人間，經過死亡而復活的智慧耶穌。作者以《瑪竇福音》為其福音泉源；導入《格林多前書》以十字架為中心意境，辯證性地論述智慧與愚妄；最後以囚居書信的智慧學，為我們介紹保祿的智慧論，可以給讀者有更深入的領悟。

為回應亞洲主教會議的呼召，我們曾經初步陸續介紹了四福音中的智慧導師，現今已由輔大神學叢書編輯成書，其拋磚引玉的意味是顯而易見的。另一方面，作者自己已早在心中反覆想起「十字架的智慧」，而且在《耶穌智慧導師》書中已經提出²。為此，本文旨在對此補遺，由《瑪竇福音》出發，但保祿著作是重心。

¹ 本文作者：張春申神父，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，前耶穌會中華省會長，在本神學院任教信理神學課程數十年，並曾擔任院長職務多年，神學作品豐富，膾炙人口。

² 張春申，《耶穌智慧導師—智慧基督論初探》（台北：光啓，2003），106頁。

耶穌在公開生活中宣講天國來臨，其多種面貌之一便是智慧導師，但是聽眾中間多有敵對之流，他們被簡化為「經師法利塞人」。根據舊約智慧傳統，「經師」似是與智慧相對的「愚昧」。但自智慧耶穌而言，與他敵對則是「假善人」，這在《瑪竇福音》第廿三章的七禍哉中可以見出；他們引人走上歧途，至於愚昧或糊塗則是缺少智慧而已。所以山中聖訓的結論中，聰明人與愚昧人之差異，在於實行智慧導師的訓話與否。同樣，瑪廿五章的明智與糊塗童女的差別，亦在於是否隨身帶油（瑪七 24-27；瑪廿五 1-13），「油」即是實踐了智慧導師有關天國來臨的教導而立下的功績。可見明智與糊塗之別在於實踐山中聖訓與否。至於經師法利塞人只是根據法律的文字，注意生活的表面而不顧內在經驗的代表人物，他們與智慧敵對，比愚昧與糊塗更為惡劣，實是危害他人的假善人；他們表面上也是導師，甚至是權威性「辣彼」。但是他們與耶穌敵對，「封閉了天國」（瑪廿三 13）。

我們初步探索的結論，即是面對智慧導師既有聰明人與愚昧人之別，尚有與他敵對的「假善人」，後者，保祿在《格林多前書》中稱為抗拒十字架的愚妄。同時外邦宗徒卻又辯證性地提出了十字架道理的智慧，它幾乎成了保祿富有特色的智慧論。但是介紹保祿神學之前，我們必須重讀《瑪竇福音》有關智慧導師的資料，作為橋樑。原來瑪竇不論在童年故事，或在苦難紀錄中，十字架的智慧也是顯然可見的。賢士朝拜智慧王之後，聖家必須逃亡埃及，最後在總督府內同一智慧王受到兵士的嘲弄（瑪廿六 27-36），誠是保祿十字架智慧論的福音泉源。它是在猶太國王與羅馬總督的主導之下所彰顯出來的。

現在本文可以自《瑪竇福音》，進入保祿的資料。保祿切

身經驗是在尋求智慧的中心地帶，即希臘的雅典。當那些哲士領他到阿勒約帕哥，想聽他的新道理時，保祿的確講了一篇漂亮的演說。但即使他「巧妙」地不提耶穌與他的十字架，僅是觸及「死者中復活」，那些希臘人便不想聽下去了（宗十七 21~32）。雖然如此，仍有一些人信了主；可見在雅典他曾講過耶穌的死亡與復活，應該也包括十字架的道理，不過並不大受歡迎。於是他去了格林多，在那裏住了一年零六個月，建立了格林多教會。根據這個背景，我們可以切入《格林多前書》中保祿的智慧基督論；它不但曲折迂迴，甚至故意「玩弄」名詞，但仍能整理出一個頭緒。

格林多是希臘半島的名城，由於商業，以及東西文化在此交流之故，它具有這類城市中的浮華環境。至於城中基督信徒的出身水準並不高貴（格前二 26），保祿說他們中有智慧的人並不多。這裏的智慧指的是希臘文化的智慧，我們稱之為第一意義的智慧。事實上，保祿初次自雅典前往格林多城宣講，應該由於雅典的經驗（參閱宗十七），導致他不再重蹈覆轍，直接向他們宣講被釘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（格前二 2），即是：「……隱藏的，天主奧秘的智慧，這智慧是天主在萬世之前，為使我們獲得光榮所預定的」（格前二 7）。但是它與希臘文化的智慧不同，它是天主藉著聖神所啓示的智慧（格前二 10），天上的永遠智慧之降生。

或許針對自己在雅典的失敗經驗，保祿因此說：「為此，我們宣講，並不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詞，而是用聖神所教的言詞，給屬神的人講論屬神的事。然而屬血氣的人，不能領受天主聖神的事，因為他是愚妄。」（格前二 13, 14）。這裏，我們有了第二意義的天上智慧，同時也出現了「愚妄」，不能領受聖

神的愚妄。它與「世上愚妄」的格林多人有別（格前一 27），後者僅是不懂希臘人的哲學而已！

那麼保祿向格林多人宣講的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」又是什麼呢？保祿堅強地說：「……這為猶太人固然是絆腳石，為外邦人是愚妄，但為那些蒙召的，不拘是猶太人或希臘人，基督卻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」（格前一 23, 24）。這裏保祿用了德能與智慧，因為十字架上的基督，為仗賴神蹟之德能的猶太人是絆腳石；為稱頌智慧的希臘文化是愚妄；但為蒙召信主的人，卻是天主的德能與智慧。如此，我們有了十字架的智慧，它屬於保祿神學；然而它為希臘的「愛智」而言，卻是愚妄；另一方面，它又與天上的永遠智慧不完全相同。因此保祿標榜它為「十字架的智慧」，它是永遠的智慧降生人間，經過死亡而復活的智慧耶穌，這是第二意義的智慧。

同時，我們也可說出現了另一種愚妄，即「十字架的愚妄」；基本上，它即是「十字架的智慧」，差別在於信從與否。但它自身並不受到希臘智慧所肯定，他們卻視之為愚妄。因此我們有了三種愚妄：第一是文化水準上的愚妄，即一般格林多教友（格前一 21）；第二即是不能領受聖神之事者的愚妄（格前二 14），即是不信十字架道理者的愚妄；第三則是「十字架的愚妄」，直指十字架上的基督，但基督是永恆的。同樣，也有三種智慧：第一即是希臘文化的智慧；第二則是「十字架的智慧」，以及蒙召信主的人的智慧；第三才是永遠的智慧，亦即降生的天主的智慧，它與第四福音的「聖言」之意味相同。

根據我們上述的澄清，大體說來，保祿在《格林多前書》中，並不多注意天主永遠的智慧；另一方面，他卻辯證性地圍繞在十字架的主題上，討論智慧與愚妄，大概這也是為了配合

格林多的希臘的「愛智」文化吧！

本文旨在補遺，特別提出保祿的「十字架的智慧」；其實我們在〈若望福音的智慧降生論〉中，已有所接觸，不過並未根據保祿《格林多前書》正面討論。尤其他辯證性地發揮的智慧與愚妄更是不可忽略的課題，因此撰文補遺。我們已發表的《耶穌智慧導師》，本是智慧基督論初探，定有漏洞；但是忽略保祿，實不應該，因此補遺。下文繼續對於囚居書信的資料也綜合地觀察一番，其內容相當豐富。

其實囚居書信雖然不乏降生神學的思想（參閱：斐一 5~11），不過並無特殊強調智慧的先存道理，保有作為聖神七恩之一的智慧功能，而且也常與其他恩典聯合應用。三封相關的書信中，含有基督作為奧蹟之中心道理。天主的奧秘是在自己愛子的計畫中，使天上和地下萬有總歸於基督之首（參閱：弗一 6~12）。

這個救恩奧秘的來源是天父，受益者便是信徒。至於基督與祂的教會即是奧秘；保祿自己是奧秘的傳者（參閱：弗三 1~11）。我們注意的智慧，是在奧秘的實現與完成中出現，它更是屬於德能範疇，且是多面的德能（弗三 10）。的確，奧蹟的實現藉著天主的計畫、實踐與維持。至於保祿，他自認是最小的福傳僕役，為了宣揚奧秘：「……為使天上的率領者和掌權者，現在藉著教會，得知天主的各樣智慧，全是按照他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內所實現的永遠計畫」（弗三 10, 11）。由此可見，智慧更是天主實現奧秘的德能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保祿的宣講也為使信徒對此救恩奧秘有所認識，「光榮的父把智慧和啓示的神恩，賜與你們，好使你們認識他。」（弗一 7, 17）。如此，信徒分享了天主的多樣智慧。

幾乎同樣的思想，可見於《哥羅森書》：「為此，自從得

到了報告那天起，就不斷為你們祈禱，充滿各樣屬神的智慧和見識，好使你們的行動相稱於主……」（哥一 9~14）。如此，我們有了：天上的，但可以降下的智慧德能，也有信徒分享了的智慧。其實保祿能夠根據他有關「奧秘」論點，向我們說出：「基督即是我們的智慧」這樣的話來；這樣推想也有理由，原來囚居書信寫給希臘化的基督徒，由於保祿對於稱為「愛智」的希臘哲學頗有戒心，他說：「你們要小心，免得有人以哲學，以虛偽的妄言，按照人的傳授，依據世俗的原理，而不是依據基督，把你們勾引了去」（哥一 8）。可見基督與哲學對立；是否他也在暗示：基督才是真正的智慧，至於哲學所愛的乃是虛偽的智慧而已。

所以，囚居書信基本上與《格林多前書》一般，有關智慧也有三種意義：第一即是世俗的智慧（哲學之愛智），第二是基督的智慧，第三即是天上的智慧；後者的多樣德能分賜給人。不過，囚居書信的智慧學以奧秘作為中心，它與《格林多前書》以十字架作為中心的意境，表面上差別很大，但實質上並無不同。

由此可見，保祿究竟是以以色列傳統中的宗徒，他的智慧論，或者智慧基督論不是希臘哲學的產品，而且建基於天主救恩計畫的啓示。為此，他在《羅馬書》中的一首讚美天主的禱辭（十一 33~36）中，上與耶穌自己的稱謝（瑪十一 25~27），下與《厄弗所書》的三次頌揚（弗一 3~14），可說互相連貫的，而且都含智慧學因素。甚至猶太傳統非常濃厚的《雅各伯書》中一段討論真智慧的話（三 15~18），也可與保祿的智慧連結起來，雖然他們二人之間的差異，在新約教會中是有名的。保祿智慧神學的來源不是希臘，而是猶太；他的貢獻更是現今所說的本地化，

因為他進入了希臘文化。

本文旨在補遺，使我們的「智慧基督論」不致局限於四部福音；雖然所寫的一切都是「初探」而已。近日，耶穌孝女會胡淑琴修女通過了她的碩士論文：《瑪竇福音的智慧導師》，表示智慧基督論如亞洲主教會議所囑，正在輔大神學院從事探索中呢！本文早已寫好擱在一旁，由於胡修女的碩士論文優等通過，使我想起它來發表。總之，我們還要努力探索下去呢！